

我的孤独

王斌 著

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，我们不能全部看见。

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里，孤独地过冬。

与我无关

张艺谋曾经的“御用编剧”
余华《活着》的发掘者

第五代电影的亲历者、参与者、目击者、思考者

我的孤独 与我无关

王斌
著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孤独，与我无关 / 王斌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
文艺出版社, 2018.11
ISBN 978-7-5500-2704-6

I.①我… II.①王… III.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37126号

我的孤独，与我无关

王斌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袁蓉
封面设计	浪殿工作室·飞扬设计
版式设计	书情文化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地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I期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5.5
字 数	280千字
版 次	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704-6
定 价	45.00元

赣版权登字：05-2018-86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 我的孤独生活

- 003 情人节
- 005 周末
- 007 茶与人
- 009 存在即选择
- 012 另一种远行
- 014 那满山遍野的杜鹃花
- 018 清晨的伪球迷
- 021 生命在于运动
- 023 哲学与饮食男女
- 027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
- 032 只缘身在此山中
- 034 那一如清泉般的侗族之歌
- 037 清谈与务虚

第二部分 文字，我的救赎之路

- 043 理发师阿凡与我的小说《遇》
- 046 抵达之谜的遐想
- 048 路
- 049 卡佛为我们提供了什么？
- 051 行者的思
- 052 论写作

- 055 那是一首悠长的诗
058 远山
060 那悬浮在高天之上的蔚蓝
062 陶醉与自信
065 天地浩荡
067 托付的责任：自由
073 无法回避的担当
075 寻访写作心境
076 阳光下的遐思
080 雨果的《九三年》

第三部分 我与我的电影圈

- 087 探班
094 她们都是“80后”
098 《色戒》：逻辑性的断裂
102 我的这群年轻的朋友
104 《黑球》与我的表演
107 《死神来了》：一部惊悚片的奥秘
108 宋丹丹之争
113 孤独的背影
115 记录的，都是生活态度
118 《情诫》：一个关于爱情的追问
122 任它“千古绝唱”，我自逍遥游
124 颓败的《欲望庄园》

第四部分 我的伪古典音乐发烧友身份

- 129 我为什么欣赏古典音乐
131 古典音乐：我的痴迷
134 悲剧的咏叹

- 138 阿巴多：大师永恒
- 140 人性悲剧：《乡村骑士》与《丑角》
- 144 浮现的音符
- 147 雷电交加的夜晚与马勒的“千人合唱”
- 150 双峰并峙：贝多芬与肖斯塔科维奇
- 152 艺术，我在回望中寻找你真实的身影
- 156 肖斯塔科维奇：癫僧与愤青
- 158 与乐同在的清晨
- 161 爱乐者

第五部分 我想知道自己灵魂的样子

- 169 《史记》：季札的选择
- 171 高仓健，一位老人的操守
- 174 回家的路
- 176 人生是一个无解的谜
- 178 具象与抽象：何谓纯正的艺术
- 181 志同道合
- 184 路在何方？
- 185 难得一见的“愤怒”
- 188 诗意：一个消亡的存在
- 190 春天的礼物
- 192 天外有天
- 194 远行在别处
- 196 阅书札记
- 199 致敬：迈克·弗雷恩剧作的思想启示
- 201 最后的尊严

第六部分 我不能没有朋友

- 205 怀旧，一种存在意义的追寻
- 209 保田、吴亮和我
- 212 藏人雅特
- 219 礼平、谢刚与哲人老严
- 222 莫文蔚的生日派对
- 225 他来自德国
- 230 我的大朋友胡安
- 232 一名很“二”的丫头
- 236 又见当年
- 240 最后的午餐

第一部分

我的孤独生活

于我，生活是长久的一个人的存在。

熟悉吗？

如果熟悉，

我们，在一起得了。

情人节

在家待了一天，偶尔朋友来电，方知今日竟是情人节！

朋友调侃道，哟，这么老实？也不出去约个人什么的？我想想也没什么人好约呀，于是打趣说，约了。其实，我上午“约”的是在电脑前码字；午后“约”的是投影赏碟，看了部美国枪战片。这种安排挺好，乐得清闲自在。

晚间本想着出门撮顿晚餐，可临了发现肚子居然不饿，于是熬了点稀粥，就点小咸菜，这顿饭就如此打发了。

正吃着，海归老友丹阳来电，执意要与我讨论今年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大热门《本杰明·巴顿》。此话题是因了他曾郑重地向我推荐这部片子，正好我前天从店里买到了，兴致盎然地看了一会儿，结果令我失望。

此兄今日的电话是询问看完后作何评价，我仍告之此片一般般，比《调包婴儿》差得远去了，（可是后者奥斯卡居然榜上无名！只能说这帮评委走了眼）只能说明美国人口味浅薄。《调包婴儿》对美国旧式体制的揭露、批判入木三分，美国人肯定不爽。丹阳沉吟了一会儿，说，是吗？那我还得再看看。他说他上次是在美国电影院里看的。我说光有一个好的创意并不等于是一部好电影，同属创意电影，当年的《阿甘正传》就值得赞赏。丹阳说，《本杰明·巴顿》与之为同一编剧。我说：难怪，要不怎么瞅着长得像呢！创意上如出一辙，但落实到情节及细节上却差之千里。

没过一会儿，丹阳又来电，说在附近买碟，我大叫别在那儿买，那里一张十

元，还是去国际村吧，那儿才六元。他笑了，说，下楼吧，我就在你边上呢。

我匆匆下了楼，上了他的小宝马，见丹阳女友正嫣然一笑。我说，哟呵，不愧是情人节呀，倒是成双成对地出了门。丹阳问，是情人节吗？真不知道。我又贫了一句，说明你俩情投意合，不知情人节，知结伴出门；不用告之是情人节，便有了情人之行。我这么说是因为这个小丫头平时根本不跟我们一道出门玩。

一路走着，马路上车辆多如牛毛，我们这一带逢年过节就车满人患，由此可见情人节约会的人之多。我们走走停停，终于到了国际村，好家伙，仍然人多，我赶紧在架上搜寻着我要的碟片。

正看着，丹阳已将几张递了过来，说，这几张要买，我在美国都看过了，都是奥斯卡提名的电影。好在有他，否则这其中的几张我肯定错过，因为我不懂英文，海外的电影信息又闭塞，加之碟海如云，我就冲着封面做取舍了，这很容易与好片失之交臂。

没过一会儿，我便顿感收获颇丰了，今年祖国的碟片事业发展迅猛，令人惊喜，奥斯卡奖尚未一锤定音，大批的提名片已赫然在列，风姿招展，如何能不让人一喜？

回到家整理了一下，除了我喜欢的商业片之外，大多是金球奖及奥斯卡提名的电影，如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《本杰明·巴顿》《摔角王》《虐童疑云》《革命之路》《冰冻之河》《调包婴儿》《杀手没有假期》（此片获金球奖喜剧类最佳男主角，我提醒碟友注意，这是一部有想法的好电影，虽然情节上有些编造的痕迹，但仍不失为值得一看的电影，另外在我看来，应当得奖的并非是科林·法雷尔，而是与他同台竞技的那位英国演员——他的演技炉火纯青）及《和巴什尔跳华尔兹》。可惜当时我只是晚了一步，《生死朗读》一片半小时前便被抢光，令我捶胸顿足大呼悲惨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在奥斯卡颁奖礼之前，如此之全地搜集到提名影片，此为首例。

这一天是我快乐的情人节。

中午出门见了一位朋友，回来后开始感觉困了，进屋开了空调，倒头便睡。我有睡午觉的习惯，这是当兵时养成的坏毛病，延续至今，有空便睡个午觉。

电话把我吵醒了，是小雪。她说她和小阳就在我家附近，今天她们新家要进餐桌了。你不想看一眼？小雪俏皮地问。我答应了，翻身起来，揉了揉眼睛，中午睡一下真好，感觉精神多了。

小阳的“大切”到了，我下了楼。坐上车我问：今天是五日吗？因为印象中大餐桌是五日到。小雪说提前送货了。我哦了一声回应道。

大餐桌是前一段时间我和小阳逛伊力诺依家具店时看中的，瞅着就顺眼，我劝小阳务必拿下。在你家太合适了，何况现在是七折，我当时说。小阳看着也喜欢，又找人加了点折扣买下了。

他们新家的客厅就差这张桌子了。

到了“水岸”，送货的还没到，我们蹑蹑地漫步去了“丽都水岸”对面的“上东”。那也是一座庞大的公寓聚落，沿街开设了一个小广场，很有点欧洲风情的味道，尤其是其中的一家面包店。小雪已经嚷嚷了好几次这家面包店的“美味”了。今天正好有空，赶去尝尝。我相信小阳和小雪，于时尚方面的信息他们很少有误。

先要了一杯冰咖啡，然后步入小广场，在一把遮阳伞下找了几把椅子坐下。清风吹起了，北京是阴天，还有丝丝凉意，大爽。

小阳买来了面包，一尝果然大好，口味极佳，凭这，这家店必定大火。“上东”的开发商还是有品位的，在房子的周边又建了这么多颇具欧洲风格的小店，弥漫出浓浓地道的欧洲风格的生活气息，足见其眼光高远。

但“上东”的周末狂欢就不太靠谱了。马路对面简单地支了一个台子，一帮摇滚歌手们在声嘶力竭地吼叫着，由于音响设备不佳，所有的声音都变成了噪音，听起来刺耳且古怪，让人完全没法忍受。我不知道“上东”的业主们为什么没人抗议。

西西窜来了，这位女同胞对于自己的风韵是充满自信的，尤其是近一段时间，感觉是重返了一次青春，穿着小背心和一条短裤就出现在了众目睽睽之下。我“哟”了一声，问：今天是怎么了，整得这么性感？她白了我一眼，进面包间找小雪去了。西西和她先生阮大少是我的朋友兼邻居，我们说话向来随便，经常以互“损”为快。西西的精明是有口皆碑的，现在她是来找小雪介绍的一位保险人员咨询理财之道的，这方面她自己就是行家里手，加上她们家的上海先生阮大少，都是对机会最敏感的人，这让我这个糊涂人深为钦佩。

刘娜和小林也应邀前来。小林今天穿着倒是休闲，宽松裤子和格子T恤，像是变了一个人。

小阳接了个电话就匆匆离去了，很快就打来了电话，说是桌子来了，并已安置就位。我说好，同志们集体起立，咱走着。

进门，小阳笑逐颜开的样子，让我知道了他的满意程度。其实在餐桌摆进来之前我已经想象到了它会很精彩，但归入位置后的精彩程度还是超出了想象。我围着餐桌转了一圈，明知故问，大家猜猜这家伙值多少钱？小林琢磨了一下，很严肃地说，要一万五以上。刘娜表示同意。我和小阳对视了一眼，哈哈一乐，小阳说一共四千多点。小林惊讶了，说不会吧！的确，桌子是由三块不同花色且厚重的大理石支撑的，桌面是一块厚玻璃板，显得高雅大气，做工也精细，很上档次，说是意大利制造的也不会有人怀疑。小林感叹，我很少在这方面把价格说不准的。但他这次可瞎了！

众人将“水岸俱乐部”赞美了一番，就踩着点去吃饭了。我们所去的地点是好运街的“晴海”日料。小阳对吃一向讲究，跟着他走准没错，一般集体吃饭的去处都是由他来开发，何况那里我们去过很多次了。

重点还是烤鱼——晴海的烤鱼正宗。小阳有意没开车，为了能喝酒，他们憋着要灌我。果然，上来就要我喝，我怎么推托都不成，只好硬着头皮跟他们喝，然后故意地胡说八道，让他们觉得我有些醉意了，更何况我一喝酒就脸红，脑门上的三根青筋赫然暴突。

小阳他们放了我一马。只是西西使坏，拼命地给我加酒，她总算找到了“报复”我的机会，穷追猛打，我只能节节败退了。好在日本清酒不易醉人，否则我将失去尊严。最终还是挺住了，我心中窃喜，但佯装醉意已浓，四肢摇晃，这个角色我演得不错。席间有人说，王叔叔（朋友们总是这样戏称我，原因是当年我和小阳家找了同一个小时工打扫卫生，她称我为王叔叔，于是我的称谓在朋友们面前流传至今）脸都发紫了，别再喝了。

我只是大脑有些发飘，感觉甚好；但真不想喝了，我对酒向来没兴趣。

散席后我们没打车，步行去了我家。小风一直吹着，舒服极了。我发现这点酒喝得正好，走起路来身轻如燕，飘飘然有如神仙。

茶与人

几个星期前，颇具法式风度的谢强便向小阳郑重地推荐一位他所认识的茶友：“她喝茶快成仙呐。”谢强一脸认真地说，感觉那句话如不配上这一表情会显得不够郑重其事。

谢强不无羡慕地向我们提及了那位被称为“茶仙”的女子，炫耀般地说她的房子里如何收藏了各种普洱，又有多少紫砂壶，她又是如何地沉浸在这种品茶的享受中。我听了亦觉好奇，京城尚有这等奇女子？末了，谢强对小阳说，此人就住在你们“水岸”，让你们认识一下？小阳当即应允了。谢强见我对这人亦好奇，又曰：你也见见？我亦应允了。

一晃半个月过去了。日前，小阳来电约我了。我们一道从小阳家出来，穿过“水岸”的院子，拐去了另一幢楼。进门就迎来一张挺严肃的面孔，还没等谢强介绍，此人瞅我一眼，认识，她说。我亦觉确实眼熟，后一想，哟，她不就是1989年6月第一次与刘恒一道去《菊豆》剧组时的制片吗？可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她。她告诉我说现在退休在家了，乐得一份逍遥。

主人一副大大咧咧的模样，还透着一种机灵和俏皮。家里挂了不少当代油画，水准我却不敢恭维，据说她花了几万元拿下的。

穿过了玄关，果然，到处是一排排书架，但上面罗列的并非是书，而是各类普洱茶和各式各样的紫砂壶。至于她那不多的书籍，可怜兮兮地被主人打发到了卫生间的一张矮凳上，可见“它”的身份在这里的尴尬。

普洱却受到了皇家般的礼遇。没聊上几句，主人亦知我们来此一游专是为了品茶，便二话没说在桌上张罗上了一套茶具，蓄上热水，小炉火烧着。小阳轻车熟路地跟着一路照应，而我这个土包子只是张目看着，私下里暗暗记住煮茶的这一套程序，瞧熟了再说。

我与“熟人”聊起了电影。又与谢强聊起了法国绘画与哲学。谢强翻译了好几本法国哲学家的著作，以致自己的生活习性及风格都沾染了法式的浪漫和小资情调：话里话外总会夹带出一丝颇为“暧昧”的小意思。

那边厢，“茶仙”果与小阳相言甚欢，互相攀着道行上的见识，一会儿拿出茶来彼此打量着，说着普洱的年份及来历；时而又拿几个紫砂壶来，手捧着看着它的造型和泥土的成色，论说着它的品相与地位，当然免不了还要扯上点价格。听了都让我咂舌，还稍带地说出制造此物的艺术家的大名，某某属本人的作品，或某某是其后代或弟子的仿作，一看就是熟门熟路，内行得可以。我听着都直瞪眼，心想可真是行行出状元，要不然如何能如此门儿清。看来这里面的学问大了去了，非旦夕之间所能学会的。

我愿意来此品茶，说到底私下里有一暗藏的目的，即我对生活中骤然出现一位遗世独立且颇有逍遥之风的人一份好奇。毕竟这世上爱热闹、喧哗的人居多，但有人偏安一隅，且自得其乐，在我看来近乎是一奇迹，况且还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，居然醉心于茶道，更是有点不可思议了。所以当谢强提及其人时，我当即表示，此人当可一见，因其够典型。

这位典型人物的性格亦可谓颇具特色，大大咧咧，不时会爆发出一阵大笑，没有一丝一毫淑女之风范；且行走如风，与那清雅飘逸的茶性相距甚远。如不是亲眼所见，难以想象如此快人快语者竟然能与茶为伍。其明明是一江南女子，却生就了北方豪女之品性，这亦属稀罕了。

虽然“茶仙”性格上与茶性大异其趣，但那种人生态度又隐隐然地接续了茶脉，那就是有一份于浊世中独立而出的超然和清高，与茶相伴寻觅着生活的真味

道，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节制和修养的境界，让我仰慕。

我虽说亦在追求那种清静无为的人生之风骨，但谈何容易！且又没有那份清雅的超然，所以，虽然我那天言语不多，但收获略丰：人生在世，还是要做到能进能退，无须时时激流勇进；或许在那个清虚淡雅的茶道之中，在那个造型各异的紫砂壶里，就默默地隐藏了不少人生之奥秘呢。

存在即选择

一般而言，无论手机还是电脑，我均为用到实在不能再用时方弃之一旁，与时髦人群中时不时地“更新换代、日新月异”不同。我的所谓逆潮流而动的缘由乃是怕麻烦，还有就是为了节省费用。我是一个电子盲，一旦新玩意儿到手，首先袭上心头的绝非惊喜，而是茫然：电器上的指示及说明只会让我的心境瞬间陷入迷惘，而唯一弃旧的动力，只在于除此之外我似乎又别无选择。

可这一次我很可能将主动做出一个抉择——更新我的笔记本电脑；而在此前，我一直以为这台曾让我如此心仪的小家伙还会伴随我好些年呢。

这是一台 IBMX61 型笔记本，它跟随着我走过了一年的人生旅程。当年为了它的光临，我专门托珠海的好友从澳门购置。此前，我的另一台笔记本已病入膏肓（它追随了我七年），我请人来为它实施的拯救计划都相继宣告失败，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更新换代。

那天电脑终于由朋友托人送我，让我好一阵狂喜。它小巧玲珑的模样让我爱不释手，而且键盘的弹性亦属一流，尽管之前有朋友劝告我要换成苹果，我都充耳不闻。并非是不喜欢苹果的可爱模样，是私下里恐惧它操作上的麻烦。我说了，我是一个电子盲，而且我在这方面奇笨无比，我只知苹果与 XP 系统有异。

那时，我的这台 X61 笔记本还真救了我，它的能量极大，大到了它刚一到手，

我的那台戴尔台式就“吓得”屏幕“虾米”了，而且又赶上我正好即将开始小说《遇》的续写，且我对显示的字迹又格外之挑剔，而它满足了我。

所以我得感谢我的这台 X61，没有它，我可能完全没有情绪继续写完我的小说，可能至今它仍然在沉默中昏睡。

但现在，我得谴责自己的“忘恩负义”了。

我一直在用这台小小的电脑上网及写作，并没有因此觉得它有什么不便，我甚至得意地四下里向所有的朋友宣告它的“美德”及它小鸟依人般的美丽，但我使用的词汇是“酷”——虽然这与我所谓的小鸟依人有那么点“风马牛不相及”，权且如此地赞美它吧：没有它我写不完那篇小说，没有它亦没有我去年一年的博客文字，还有我与知心朋友在网上的联络……它都功不可没。

直到去年的圣诞前夕，一位好朋友为了鼓励我写出更好的文字，送了我一台苹果台式电脑。当它十分庄重且潇洒地置放在我的书桌上时，我顿时被它彻底征服了，所谓的“拉风”一说瞬时在我的脑海里响亮地呼啸而起，它真的是漂亮得让人不由得心颤。更神奇的在于，它显现出的字迹，如同神灵辅佐，那汉字在屏幕上如彩虹般灿烂，又如春天的丁香般绚丽。

于是那台曾经被我百般宠爱的 X61 被弃之一旁了，我像一个顽童般地赖在苹果电脑上，激扬我的文字。有一天，我计划出门写点东西而不得不带上 X61，这才发现我已然不能容忍在 X61 上显现出的字形，看着它，我失却了写作的欲望，脑子一片空白，甚至心烦，我这才发现它的悲剧因为苹果的出现而开始了，看来我只能将它放弃。这个感觉让我悲伤，一则是因为它伴随我走过的这一年所产生的感情，二则是这将逼迫我不得不损失一笔不小的银子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我决定先将它“双规”一段，以观后效。

可事不凑巧，自升格为孩子他爸且“失踪”已久的小阳出现后，我的这番痛苦的徘徊又将我推入一个两难境地。那天，我们计划去一家西餐厅吃饭，由于时间尚早，约的朋友还没下班，小阳说，走，王叔叔，我带你去看看苹果电脑吧，又上新款了，配置比你的那款更高，而且价格不升反降。这引起了我的好奇，说实话，我这一生尚未进过真正的苹果专卖店，那种过度时尚的氛围让我有一种不适之感，可小阳属时尚一族，跟着他步入，想必我亦非末路之辈。于是去了三里屯苹果总店。

好家伙，真酷！好大一个店，苹果的那个巨大的标志打老远就赫然在目的，